



文 | 津 | 演 | 讲 | 录 | 图 | 文 | 本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任继愈◎主编

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 艺 | 术 | 卷 |

YI SHU JUAN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文 津 演 讲 录 图 文 本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任继愈◎主编

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 艺 | 术 | 卷 |

YI SHU JUAN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津演讲录:图文本·艺术卷/任继愈主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13-4089-7

I. 领… II. 任… III. ①社会科学—干部教育—教材②艺术—干部教育—教材 IV. C J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655 号

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津演讲录图文本·艺术卷

任继愈 主编

责任编辑 郭又陵 耿素丽 王燕来 许海燕

出版发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100034)

电 话 010-66136745 66175620 66126153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4089-7

定 价 48.00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简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名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年成立。1996年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改为现名。

本社是文化部主管、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央级出版社。2009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首次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定为一級出版社,并授予“全国百佳出版单位”称号。

建社三十年来,依托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并与各图书馆密切合作,形成了两大专业出版特色:一是编辑出版图书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著译作,出版各种书目索引等中文工具书。二是整理影印中文古籍等各种稀见历史文献;此外还编辑出版各种文史著作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设有社长总编办公室、财务部、营销策划部、古籍影印编辑室、图书馆学情报学编辑室、综合编辑室、文史编辑室、中华再造善本编辑室、发行部、储运部等部门。

目录

1	周汝昌	从中华文化看《红楼梦》
23	杜迺松	步入古代青铜艺术宫殿
41	卞祖善	音乐与人生
55	刘诗嵘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百年纪念
86	徐城北	四大名旦比较说
106	蔡义江	《红楼梦》的文学特殊性
127	华君武	我的漫画生涯
148	郑小瑛	柴可夫斯基和他的《悲怆交响曲》
165	李祥霆	古琴演奏美学、即兴演奏与吟唱
185	魏明伦	戏曲文学漫谈
206	金开诚	中国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
224	黄晓和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交响乐
243	杨伯达	古玉鉴赏
257	杜迺松	青铜器的考古分期和赝品鉴别
269	朱家溍	昆曲古今谈
287	叶 朗	《红楼梦》的美学意蕴
309	孔祥星	中国古代的铜镜
329	叶廷芳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反思与展望
353	王启泰	青花瓷
368	李 璠	七弦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位置

周汝昌

从中华文化看《红楼梦》

今天的课题应从哪里切入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昨天就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切入点”列了十几个，但还是不知该从哪儿讲起？因为我不了解在座的同志、朋友们的文化层次、兴趣爱好以及需求的重点。我无法预料，也无法估计。咱们只是一个碰撞。我想，如果我们有运气、有缘分，碰撞得好，就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先说严格的“红学”本体定义，与读小说中的情节故事不同，所以最初的清末人讨论“钗黛争婚”、“孰优孰劣”等问题，并非真正的学术性质，“只是人们茶余酒后闲谈的话题。后来发展了，以王国维为始，又引来了一位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在解释《红楼梦》时他说，人的一切痛苦、烦恼都是因为欲望，如果首先把欲望消灭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国维的论文是一长篇的读后感，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及其关键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切的研究。他对《红楼梦》的这种评价，不符合曹雪芹的创作原意。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王国维这个大学者，他在其他研究领域，诸如词、曲、史等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但自王国维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开始，已经进入文化的大范围了。他们不是讲故事，也不是讲艺术。以后的蔡元培、胡适之，一直到这个世纪的文化巨人鲁迅、梁启超，以及严复、林纾、陈寅恪等诸位先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用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来揭示《红楼梦》，解释《红楼梦》，处理《红楼梦》的。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是要来讲



叔本华



小说吗?讲表哥、表妹,三角恋爱,是这样一回事吗?这些大学者他们为什么都如此看重《红楼梦》,各自对《红楼梦》进行各式各样的思索、探讨?我认为这首先就是一个大文化问题。

拿当前的例子来说,王蒙、刘心武先生都是知名的作家,后来他们都对《红楼梦》感兴趣,开始研究《红楼梦》,成了红学家。要说他们这些作家研究《红楼梦》,肯定对人物形象、性格刻画、语言运用等问题感兴趣。而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是如此。你说怪不怪,他们做了红学家,他们的兴趣集中点都不在那些文学理论常识,他们研究的路子完全在文化范畴。我草草地说这些,就是为了提醒大家,《红楼梦》这部表面上貌似小说的伟著,它本身的属性不是一部寻常的所谓文学作品、小说作品。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作品。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因为现在谈文化时髦,我们为了提高《红楼梦》的价值、地位,硬把《红楼梦》套上中华文化的桂冠,不是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重视《红楼梦》,据我个人所知,是1986年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他说,你看今后《红楼梦》研究的方向、趋势(今天叫做“走向”)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说要从《红楼梦》的文化含义来向前发展。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没有错。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不是很兴旺吗?!

但是,有人要问:什么是文化?你指的是什么?今天文化的用词含义很宽,很泛;很乱,也很滥。你看看报刊上的文化版,什么文娱呀,休闲呀,包括一些无聊的东西都美其名曰文化。我们讲中华文化就是讲这个吗?不是的。我们所关怀的是我们中华的大文化,并不是什么食文化、酒文化、筷子文化、装饰文化,现在所谓的文化是太多了。从《红楼梦》里看,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化的基本整体大精神是什么?我想,我们应该思索、探索这个问题。这样才有意义。可是这个说起来就难了,而且非常困难。

现在一般的《红楼梦》的版本,普通的普及本,打开一看,仍然是那一段。作者自云:“曾经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借此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大概如此等。这本来不是正文,是批语,后来混入了正文。这是作者同时代的挚友记录曹雪芹自己作书时候的

感想。这里面就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内容。这话怎么说呢？他说借此通灵之说，把真事——就是不敢说的真事、大事故，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巨变这个不能明写，所以改其名曰梦幻。经历了梦幻之后，将真事隐去，这个梦幻还不就是那个真事。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拐弯，有很多人弄不清楚，在那里争论不休。

曹雪芹经历了这个无法说明叫做梦幻的家世生平的巨大变故，然后借此通灵之说作这部书。这第一个总的大题目，我们要思索了。什么叫通灵？那个很好懂啊！通灵不是指的通灵宝玉吗？借这个宝玉做主人公写这部小说。对呀！你回答得一点不错。但是我们就要问了，什么叫通灵宝玉？通灵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个文化“切入点”。曹雪芹思考的是宇宙、天地、人、时间、空间、历史，人的来源、人和物的关系、人和己的关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社会、家庭、伦理、道德，待人、对己，无所不包。《红楼梦》的内容是讲这个，而这个还不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真正的内容吗？请诸位想一想。我们今天讲这个，希望你们首先要把以往熟悉的那些看法都暂时抛开，那不是讲什么哥哥、妹妹、爱情、婚姻不自由悲剧，你们把这个暂时放下，如果老是被这个缠着，那永远也进不到文化的层次。至于高鹗后续四十回书，他把曹雪芹经历的巨大的梦幻，也就是隐去的真事都撇开，把具有巨大的文化内容的部分都淹没了，掩饰掉，把你们引向一个小小的悲剧：很庸俗地用红盖头盖住一个假装的新娘，骗这个傻瓜贾宝玉。这么一个庸俗的小悲剧，这是高鹗的“杰作”，而不是曹雪芹的作品本身。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如果我们尊重曹雪芹的话，他这个通灵有来源，石头有来源，太虚幻境也有来源。大家注意，凡是曹雪芹要用梦、幻、虚、无、假来描述的部分，恰恰是有意用来迷惑你。你可能认为：这是今天的虚构，小说嘛，“假语村言”无所谓。其实越是这些字眼的背后，隐藏的真正重大意义的内容越多。要掌握这一点关键，这是曹雪芹的秘密。

《红楼梦》的开头是从女娲炼石补天开始的。女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母、老祖宗。中华民族这一群人就是从那儿开始的。经过她的锻炼，就能够有灵性。本来这个石头是没有知识、感觉、感受、感情、思想、表现能力，什么都没有。现在经过娲皇一炼，都有了灵性。灵性已



通,这就叫通灵。通灵二字从何而来?来自晋朝一个大艺术家、大文学家顾恺之。他的小名叫顾虎头。《红楼梦》的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说出一个人名单子,罗列了中华文化很多重要的、出奇的人才,其中包括许由。许由听到让他去做官,他赶紧到水边去洗耳朵,他不爱听,意思是他不走做官这条路。曹雪芹把许由摆在第一位,今天我们姑且不去细说它。下面就是六朝的那些人:嵇康、阮籍、刘伶,下面一个就是顾虎头,然后是王、谢二族,再下一个可能就是六朝的陈后主、唐明皇唐玄宗、宋徽宗。然后是大词人柳耆卿柳永、秦少游秦观,下面又罗列了一些唐代著名的艺术戏剧家、音乐家李龟年、敬新磨,等等。另外还罗列了女子卓文君、红拂、薛涛(唐代的一个名妓)、崔莺莺、朝云(苏东坡的一个姬妾)。等一会儿,话题回到这些女子时再来讲她们的意义。

顾虎头第一次给嵇康作传的时候用了“通灵”这两个字。顾虎头顾恺之这是一个奇人,他的故事非常有趣。每一个主题要讲下去,都可以细说,可惜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只好这样粗枝大叶地讲下去,但愿你们听起来不是很困难。顾虎头给嵇康作传,第一句话说的是:嵇康通灵士也。这个“士”是士、农、工、商,即知识分子、读书人、文化人,他是一个通灵的士人。这“通灵”二字跟一般的、有点知识的、读过几本书的人就不同,他的天分、性情,天生的禀赋高明,有独特的性情,大概就指的是这个。这个“通灵”,开始曹雪芹不是说人,说的是石头,这就很有趣了。他是说女娲氏所炼的石头,通了灵性。本来石头是没有灵性的,通了灵性以后,又经僧、道两人施以幻术,变成了一块晶莹鲜洁的美玉。这块美玉投胎下世,才变成了人。那么这就好像是说我们中国也有进化论,有点像达尔文。但达尔文讲的是科学,有种种的物种变化、进化、发展,正像大家常说的,最后由猴子变成了人。人家多有道理呀!你这个曹雪芹算什么呀?怎么石头变了玉,玉又变了人。我觉得咱们不能那么看,这里就包括了咱们中华先民对文化的认识。

首先我们的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石器时代,人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个石头。直到今天,还有人到全国各处去采奇石,摆的是琳琅满目,欣赏起来是无穷无尽的趣味。这是什么道理?那石头是怎么回事?石头本身有什么可研究的呢?那是自然界的一个物体。如果

这样看问题,那就什么内涵也没有了,文化、艺术都不存在了。文化、文学艺术正是由这里开始。先民为了生活也好,为了劳动也好,他使用石头,使来使去,石头都磨得由生变熟了,石头的美质也出来了。但是在众多的石头里忽然地发现一种特别的石头,特别美,石头内部的宝光简直是无法形容的那么可爱。由此又成为中华民族特别重视玉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过去的认识是:石头是顽,顽就是冥顽不灵。什么无志,无学,那就是一块死物。而玉则不同,玉是活的,有生命,能变化,这是我们古代的认识。这里边有没有科学道理?不敢说,你不能拿今天的所谓西方科学的那种概念来生搬硬套。我们的体会,这个自然之物,它本身也有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的,它的本质,它的性,它会通灵。

好啦,物、人、石头、女娲——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要从女娲的故事说起。那时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不住的大雨,整个大地都淹没了。人无法生活,女娲用石头把天补好,用炉灰把地铺好,重新用黄土和水捏小人。捏小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开始。西方有创世纪嘛,我们也要创世纪。再想一想宇宙天地,我们中国的一个名词叫“造化”。“造”,是创造。这个“化”是什么?是变化,也可以这么说,但“化”本身是“生”的意思。这个涉及文字训诂学,无法细说。“化生万物”,“化”也包括了“生”,千万种物种都是那么变化、进化出来的。所谓“进化”还不就是一个“化”嘛。我们要咬文嚼字,凭借我们汉字真正的文化意义、内涵,你就觉得有滋有味了。

我说到这儿,提出一个命题,就是天地——大自然,我们管它叫“造化”,那是第一次的造化。我们中华人认为我们的文化是第二次的造化。而曹雪芹这部书所思考的正是包含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的造化。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告诉你们,我有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想法是否有道理?请大家思索一下。

我们中华文化是第二次造化。你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用词:“感化”、“教化”、“文化”、“潜移默化”,还有很多词语,今天报刊不大用了。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报纸讲到不好的事情,称作“有伤风化”。这个“化”和“变”有什么不同?我的体会,“变”,更多的是“骤变”,一下子变,变得很快。能感觉到,能眼看到。俗话说,一下子变脸。京剧有



“变脸”艺术,好比本来很美,一下子变成大花脸,很丑怪。这就叫做“变”。

这“化”是什么呢?“潜移默化”。“潜”者,偷偷地,让你不知不觉;“默”呢,不声不响,这样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一种“教化”、“感化”的意味。“教”往往是一种训人的感觉多一点。这个“感”更重要,什么叫“感”?交流为感,感而遂通。我们中国讲“交感”,意为两人的思想感情一交流,然后才能通。没有“感”,就谈不到“通”。好了,这才弄懂什么叫“通灵”的那个“通”。

真不好讲啊!这个“交感”就能“化”,也能“通”。这是中华大文化的“天人合一”。重要极了。也就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把它简化成四个字“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有不同的解释:人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天”;或者说,人是天的代表。比如《文心雕龙》的开头就说,人是天地之心,即是那个性,那个灵。人为万物之灵嘛,人占了“灵”字。

这个“灵”字是怎么回事?您看那个简化字什么也看不出来,莫名其妙。本来这个“靈”字,上面一个“雨”,底下三个“口”,然后是一个“巫”,或者一个“玉”。简直妙极了。这表示什么呢?雨是从天上下来的景象,代表自上而降。下面的三个“口”,不是“口”的意思,我们假设为三个大雨点,它不是四方的,底下是圆的,自上而下掉下来。雨字里面有小雨点,下面又有大雨点掉下来。这就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象。“巫”是古代天的代言人。人有愿望祈求天,通过巫祭天,这就是一种交流,这就是一种感通。这个“巫”是我们中华文化开始的人,也是文学艺术的人。他们往往伴随着音乐以唱的姿态出现,他(她)唱的是诗,还有表演、化妆。这就是戏剧的雏形,都由巫来实行。所以不能一看到“巫”就想到巫婆,在跳大神,在骗人、害人。

这个“灵”字代表了天人的交通。所谓通灵,不仅仅说它有了性情,也包含了中华民族对于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巨大的感悟。人类在这种时空、环境、条件之下的地位,我应该怎么办?如何看天?如何看地?如何看人?如何对己?这是中心问题。

下面我们不妨转到曹雪芹作书为什么要以女子为代表?我刚刚开

始的时候就说,作者自云:……自己怎么不好……“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就将当日所有女子细细考较下去,她们的行止、见识都超过男人。说我要是不写自己的作为、罪状,不现身说法(我不值什么,可以埋没),就无法表现那些女子,使之传世,让人人都了解女子这样一个博大的心胸。他是为人,而不是为己,这是第一。为什么选择女子呢?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他说这些女子的行止,“行止”是什么呢?就是行为、作为、一切言行;就是人品、为人、做事,都包括在内。有见识,有学问,有识力;什么是非、高下、优劣都看得清。这些女子比我们男人都要高得多。曹雪芹书中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些话被红学家一千遍一万遍地引用,但就没有人真正深入探究过。其实这还是继承了女娲炼石,第二次大造化。女娲创造中华民族,是用土和水做人。按照曹雪芹这个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思想家的思路,是这样解释的:男人,我们这个须眉浊物,简直是不堪设想。他通过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之口说,我见了女儿感觉特别清爽;一看见男子,还没走近,就浊臭之气逼人。简直有趣极了。这种意念来自何方?人是一个泥(泥代表一个质)和水(水分)合成的。我们如果按照西方的科学来想一想,人的起源——生命最早还不就是发生在水里面。现在探索火星,说火星上有水,有水就可能有生命,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了。

这反映了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他探索人类起源,大自然的第一次造化,女娲娲皇的第二次大造化,我们中华文化的起源,为什么产生了人?人为什么有灵性?灵性从哪儿来?天人的交感。人又分几大类?男女一大类,一类是清爽、清洁,见了他心里就明白清爽;另一类,他看不上——浊臭逼人。还有分类:有秉正气的,秉邪气的,正邪兼有的。还有一种人特别奇特,说他聪明灵秀,在万万人之上,说他乖张、乖僻,又在万万之下。这又是一类人。你们觉得咱们平时交往的无数的朋友、同志、亲友,人真是万有不同。那些秉性、性格、爱好、气味、气质是如此之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呀?这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上的巨大的课题。曹雪芹都在书中加以阐述、揭示。

由于时间很紧,我们要转到下一个问题。

说尊重女子这个文化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的历史,无论是



正史、野史、小说,都是男人占了主要的位置。争权夺势,是他们;做一些很坏的事,也是他们。当然也有写坏女人的,比如《金瓶梅》、《水浒传》里都有,但那是很个别的,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曹雪芹有鉴于此。姑且以四大名著举例说明:《三国演义》是写帝王将相等级的人才。魏、蜀、吴三国各自占有文武出色的人才,否则他们怎么能以成功立业呢?写得不错。到了《水浒传》的时代,作者说,你们把帝王将相、文武才子写得太好了,不用再添加了。我要写另一类人,你们谁都不敢写,就是那些谁也不认识、不理解的强盗。真是石破天惊!整个可以震惊世界。今天不足为奇了,人人都看《水浒传》。但在我们的历史上,你想想,简直是了不起!强盗,该杀呀!那是最坏的人,你怎么敢写他们呢?然而作者说,不然,这些人才都是出众出色的,结果一个个地遭冤枉、遭诬陷、遭迫害,最后没有办法,逼上梁山。宋江那个堂还叫忠义堂嘛,讲忠、讲义。戏里上演的林教头林冲家破人亡,黑夜里自己一个人夜奔梁山。曲子里唱的是什么呀?“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那个忠心哪!这是一个层次。

到了曹雪芹时代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个石破天惊比那个写强盗还要惊天骇世。写女子,这还不是我们中华文化上最值得思考的大课题嘛。女子在中国以往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所受的待遇,男人如何看待,这也是千变万化的。

中国历史上最先开始尊重女子的,是汉朝的刘向写过的一本书,叫《烈女传》。著录记述的都是有贤、有德,也就是贤妻良母类型的女子,而以后妃为主。虽然还没离开帝王将相的社会政治地位的这个圈子,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毫无意义。《烈女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录了七十二位贤德的女士。后来还有后续的《烈女传》,不知道著录了多少女士。到了清代,好像是记述了梨园,就是唱戏的女伶,叫《金台残泪记》。这是最早记录女戏子的一部书,继承了《烈女传》的体例,还是记述了七十二位女子。你看,这多么有趣。七十二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中国最喜爱的一个数字,包含着阴阳的组合。什么都是七十二,孙悟空七十二变,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大贤人。然后顾恺之顾虎头大画家第一次创作烈女图,在故宫还保存着,不知是原本,还是摹本,还有烈女图

原件。据说顾虎头画了两次，一次是大烈女图，一次是小烈女图。

看来通灵多情，情到极点就变成了情痴、情种。顾恺之也是情痴的老祖宗。这是对曹雪芹的文化源头影响最大、最多的一位奇人、奇才。六朝有烈女图之后，画家又兴起了画百美图的风气。他开始画烈女图，然后才发展为百美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楝亭看见过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画的一幅大百美图，当时最有名。石涛是明代的宗室，是朱元璋多少代的子孙。他的山水画画得非常好，每一幅画都有大变化，无一雷同。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画百美图。曹寅记录他看到了石涛画的这一长卷百美图，简直是爱不释手。这些事情都给了曹雪芹文化艺术上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还有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俗称叫天齐庙。天齐庙里供的女神叫碧霞元君。碧霞元君的最后的一道殿叫寝宫，就是私人生活的住处。元代最有名的高手塑造了大约是一百零八位侍女。所塑各个侍女有



顾恺之的人物图



碧霞元君石雕像



端盆的、斟水的、梳头的,各式各样,神态活现,无一雷同。她们都一同伺候着碧霞元君这个圣母。这又给了曹雪芹巨大的艺术联想、文化联想。这个是有证据的。太虚幻境都有原形,不是凭空虚构的。当然书中警幻仙姑可能是虚构的。但周边环境描写的那样具体:门外一个大长石牌坊,进了庙以后,两厢有诸司。东岳庙,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一共七十二司。太虚幻境就是运用这个素材写就的。这里掌管着天下所有女子的命运。每一个司里都贴着匾、联:有朝啼司、暮哭司、春愁司、秋怨司、薄命司等。这些女儿都是这样的命运。这就是曹雪芹对女人的处境、命运的一个总的看法。然后这种种文化艺术的头绪、线索都聚焦于曹雪芹的笔下:好,我要如此选材,如此描写。最后才出现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

《红楼梦》中描写了多少女子?一百零八。这也是从七十二发展、扩展而来的。这是有事实的:十二钗,正钗,副钗,再副,三副,四副,一直排到九层。九乘十二,一百零八。《红楼梦》开头说那个大石头高十二丈,脂砚斋批了:照应正钗;宽(正方)二十四丈,脂砚斋又批了:照应副钗。四乘二十四是九十六,加上十二,正好一百零八。你看看,处处体现,这数字也是文化。女娲炼的石头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仍然是我们天文历法的一百年。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嘛,那不就是一百年的总数嘛。处处有文化内涵。

如此细想来,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并不是溢美之词,有意提格。在曹雪芹选择的主题、人物、写法、体例,种种的艺术构思等方面,我们都先不谈。他最伟大的、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永远说不尽的就是这个心田:我呢,种种短处,不值什么,不足道言;我写是为了这些人。我要是不写,这些人都要被埋没。你读读他写的那两首西江月:“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每一句都是不堪的贬词,他把他自己放在什么地位呀?你怎么骂我,侮辱我,都不足为论。再看看他写的这么多异样的女子:“小才微善”。“小才”是小有才,“微善”是有小的道德、好处、长处。你看看他对这些女子的态度。他刚刚说了,那些女子的行止、见识都处于我之上。然后又说这些是小才微善;然后又说异样的女子,跟一般不同。他的这些措辞都很有意味。这些女子,在他

看来都是很深刻的悲剧性人物。因此,他在太虚幻境,听的曲子,喝的酒,饮的茶,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为了千万的女子,世上所有女性的命运而哭、而悲痛,这才是《红楼梦》。也就是他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们所有历史、文化的漫长经历后的结晶之作。

刚才说以四大名著作代表,这太粗了。曹雪芹时代的小说太多了,简直成千上万。你看他开头批评的那些小说,所以曹雪芹的伟大即在这里。它确实是一个集大成,不是虚的。有人会问:所谓集大成是不是就是常说的百科全书呀?什么都有,易卜星相、服装、园林、音乐,你找哪个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也对,但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百科全书者是已定的,具体的,说得不好听点儿,是死的。每一条有一个定义,有个权威性的介绍,这是死知识。而且是摆摊儿似的,东一条,西一条,谁也可以不挨着谁。《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红楼梦》是一个大整体。里面那些知识不是在那里卖弄,也不是摆摊显示。所有的诗词、谜语、酒令等都是切合了诸多角色本身,还带有预言性,与后面的情景发展都有联系。所以《红楼梦》不是一个破碎的、摆摊式的、显示卖弄的败笔之作。这里面就涉及我们中国汉字语文的大问题。

最近一两个月召开了一个海峡两岸中青年《红楼梦》研讨会,听说王蒙同志有一个发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红楼梦》与世界文学”。当然有很多论文,讨论《红楼梦》应该怎样走向世界,《红楼梦》怎么伟大,如何与世界名著作比较。香港有一位著名的大红学家叫宋淇,他说,对《红楼梦》进行考证的前途有危险,意思是此路不通。与余英时一样,他批评考证派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宋淇先生说红学的前景就是比较文学,拿《红楼梦》跟世界名著来比。现在国际上所有研究《红楼梦》的大多都是走这条路,拉过一部西方的民族小说来跟《红楼梦》比,结果比出来一些什么呢?当然也可以比出来,比的如何呢?非我所了解。因为我眼坏了,无法读书,洋文也都丢光了。我今天只举一个例子,引一位名人的话,他不是在会上赞成《红楼梦》应该走向世界,与世界名著作比较。他说《红楼梦》要走向世界不容易,因为他们(外国人)不懂中文,不懂中文就无法读出《红楼梦》的真意味。不是《红楼梦》要走向世界,而是世界要走向《红楼梦》。哎呀,好极了,还是人



家伟人的措辞,确实好!这个想法与我的一模一样。我在另外的场合就不会这样说。我怎么说呢?也是要借一位名人的话。我最敬佩的大学者就是北大的季羨林先生。季老说,今后的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东化。(哎呀,真好!我简直是不知道如何表示我的高兴了。)东化,就是要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方。

怎么介绍呢?现在西文的各种译本不算少了,最有名的就是英文两种译本:大陆译本、英国译本。法文译本最好,俄文译本早就出来了,还有欧洲的。日本是平均每两年出一本新日文译本。这些译本都是译者投入极大的热诚与精力才完成的,值得感谢。但对外国读者来说,是否仅靠译本就能读懂中国的《红楼梦》呢?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内涵,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信息库,都是一个文化联想。如何看待《红楼梦》的诸多译本呢?好像王蒙举了一个例子:《红楼梦》中王夫人被译为Lady Wang, Lady只是一个比较高贵的夫人的尊称,没有任何其他别的意味,而书中的王夫人并不单单仅是这个意思。诸如此类,今天不可能讲很多,我在别的场合也常举这些例子。有的译文简直令人毫无办法,经常会引起巨大的误会,而且是可笑的误会。你说怎么办?不懂中文,不知道中华文化,而要讲《红楼梦》,读《红楼梦》,困难是巨大的。我在这里说的情况,诸位不要笑。就说在座的诸位,我没法认识,连看都看不清。我希望跟你们每一位谈一谈,了解你,本来咱们这种讲演应该先有统计,都填写一个表:我的文化程度,我读《红楼梦》的看法、想法,我今天主要想听的是什麼内容,等等。我有针对性的去讲,否则,效果不会很理想。我说的是大实话。你想一想,咱们本国来听拙讲的,难道说对红学毫无知识、毫无兴趣就会来吗?来这一趟很容易吗?策划、安排、找时间,牺牲假期的休闲和娱乐,来到这儿。我讲什麼才能对得起您呢?我心里是抱愧的。我就是想如何从您的这个文化角度来切入《红楼梦》,您现在已经看到些什么问题?您正在想什麼?这个我完全不了解。我怎么讲,很困难。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将来有机会,实行新的办法:先统计,先征求意见,然后民主,再集中选题讲。今天只能暂且如此。

现在归到正题。你们会问,照你看,那么我们中华文化的大整体、